

紅樓夢

#815.2
11

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

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「耗子精」，寶釵撞來，諷刺寶玉元宵不知「綠蠟」之典，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。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，一時存了食，或夜間失了困，皆非保養身體之法，幸而寶釵走來，大家談笑，那林黛玉方不欲睡，自己纔放心了。忽聽他房中嚷起來，大家側耳聽了一聽，林黛玉先笑道：「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——那襲人待他也罷了，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，可見老背晦了。」寶玉忙欲趕過去，寶釵一把扯住道：「你別和他媽媽吵，纔是他老塗糊了，倒要讓他一步爲是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說畢走來，見李嬭嬭拄着拐杖，在當地罵襲人：「忘了本的小娼婦，我抬舉你起來，這會子我來了，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，見我也不理一理，一心只想裝狐媚子哄寶玉，哄得寶玉不理我，只聽你們的話，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，這屋裏你就作耗，如何使得？好不好，拉出去配一個小子，看你這妖精似的，哄人不哄人！」襲人先只道李嬭嬭不過爲他躺着生氣，少不得分辨說：「病了，纔出汗，蒙着頭，原沒看見你老人家。」後來聽見他說「裝狐媚哄寶玉」，又說「配小子」……等話，由不得又羞又委曲，禁不住哭起來。寶玉雖聽了這話，也不好怎樣，少不得替他分辨病了，吃藥，又說：「你不信，只問別的丫頭們。」李嬭嬭聽了這話，越發氣起來了，說道：「你只護着那起狐狸，那裏還認得我了！叫我問誰去？誰不幫着你呢？誰不是襲人拿的馬來的？我都知道那些事，我只和你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去講，把你奶了這麼大，到如今吃不得，睡不得，還在一旁，逼着丫頭們要我的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也哭起來。彼時黛玉、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：「太太、林妹妹，且擔待他們些就完了。」李嬭嬭見他二人來了，便拉住訴委曲，將「當日吃茶，茜雪出去與茗兒對來，我相了去，與

嘮嘮叨叨，說個不了。

可巧鳳姐正在上房，算了輸贏賬，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，知道是李嬭嬭老病發了，排他今日輸了錢，遷怒於人，便連忙趕過來，拉了李嬭嬭，笑道：「媽媽別生氣。大節下，老太太剛是個老人家，別人吵嚷，還要你管他們，纔是難道。你反不知規矩，在這裏嚷起來，叫老太太生氣不成？你不好，我替你打他。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，快跟我來吃酒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着走。又叫：「豐兒替你李嬭嬭拿着拐棍子，擦眼淚的手帕子。」那李嬭嬭脚不沾地，跟了鳳姐兒走。一面還說：「我也不要這老命了！索性今兒沒了規矩，鬧一場子，討個沒臉，強似受那娼婦的氣。」後面寶釵、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：「虧他這一陣風來，把個老婆子撮了去！」寶玉點頭歎道：「這又不知是那裏的帳，只揀軟的欺負，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，上在他帳上了！」

一句未完，晴雯在旁說道：「誰又不瘋了，得罪他做什麼？既得罪了他，就有本事承任，不犯着帶累別人。」襲人一面哭，一面拉着寶玉道：「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媽媽，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，這還不穀我受的？只是拉別人！」寶玉見他這般病勢，又添了這些煩惱，連忙忍氣耐住，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，又見他湯燒火熱，自己守着，他歪在旁邊勸他：「只養着病，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。」襲人冷笑道：「要爲這些事生氣，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？但只是天長日久，只管如此吵鬧，可叫人怎樣過呢？你只顧一時爲我得罪了人，他們都記在心裏，遇着坎兒，說得好說不好聽的。大家什麼意思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流淚，又怕寶玉煩惱，只得勉強忍着。一時，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一和藥來，寶玉見他纔有汗意，不叫他起來，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，即令小丫鬟們鋪炕。襲人道：「你吃飯不吃飯？到底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，和姑娘們頑一會子。」

再回來，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。」寶玉聽說，只得替他去了簪環，看他躺下，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飯。

飯畢，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媽媽鬪牌。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，見襲人朦朧睡去，自己要睡，天色尚早，彼時晴雯、綺霞、秋紋、碧痕都尋熱鬧——找鴛鴦、琥珀等耍戲去了——獨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。寶玉笑道：「你怎麼不同他們去？」麝月道：「沒有錢。」寶玉道：「牀底下堆着那麼些，還不穀你輸的？」麝月道：「都頑去了，這屋子交給誰呢？那一個又病了，滿屋裏上頭是燈，下頭是火，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夭拔地，伏侍了一天，也該叫他們歇歇，小丫頭們也伏侍了一天，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，所以我在這裏看着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：「我在這裏坐着，你放心去罷。」麝月道：「你既在這裏，越發不用去了，咱們兩個說話頑笑，豈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咱們兩個做什麼呢？怪沒意思的——」也能了，早晨你說頭癢，這會子沒什麼事，我替你篦頭罷。」麝月聽了，便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說着，將文具鏡匣搬將來，卸去釵釧，打開頭髮，寶玉拿了篦子，替他一一梳篦。只篦了三五下，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。一見了他兩個，便冷笑道：「哦！交杯盞還沒吃，倒上了頭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來，我也替你篦一篦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沒這麼樣大福！」說着，拿了錢，便捧了簾子出去了。寶玉在麝月身後，麝月對鏡，二人在鏡內相視。寶玉便向鏡內笑道：「滿屋裏就只是他磨牙。」麝月聽說，忙向鏡中擺手。寶玉會意，忽聽唿一聲簾子響，晴雯又跑進來問道：「我怎麼磨牙了？你們倒要說說！」麝月笑道：「你去你的罷，何苦又來問人了？」晴雯也笑道：「你又磨牙了！你們瞞神弄鬼的，打諒我都不知道呢，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！」說着一徑出去了。這裏麝月就走了，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，不肯驚動襲人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襲人已足夜間發了汗，覺得輕鬆些，只吃些米湯靜養。寶玉放了心，因已過期，來我柏定去，與

這邊來閒逛。彼時正月內，學房中放年學，閨閣中忌針黹，都是閒時。因賈環也過來頑，正遇日三個趕圍棋作耍。賈環見了，也要頑。寶釵素昔看他，也如寶玉，並沒他意。今兒聽他要頑，讓頑一注十個錢。頭一回，自己贏了，心中十分歡喜。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，便有些着急。趕着擲骰子，苦擲個七點，便贏了。若擲個六點，也該贏。擲個三點，就輸了。因拿起骰子來，很命一擲。一個坐定了，那一個亂轉。鶯兒拍着手，只叫「么」。賈環便瞪着眼，「六七八」混叫。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。賈環急了，伸手抓起骰子來，就要拿錢。說是個「四點」。鶯兒便說：「分明是個么。」寶釵見賈環急了，便瞅鶯兒道：「越大越沒規矩！難道爺們還賴你，還不下錢來呢？」鶯兒滿心委屈，見寶釵說，不敢噴聲，只得放下錢來。口內咕唧說：「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，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裏。前日和寶二爺頑，他輸了那些，也沒有着急。剩的錢，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，他一笑就罷了。」寶釵不等說完，就忙喝住了。賈環道：「我拿什麼比寶玉？你們怕他，都和好他，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。」說着，便哭。寶釵忙勸道：「好兄弟，快別說這話。人家笑話你。」又罵鶯兒：「正值寶玉走來，見了這般形況，問是怎麼了？」賈環不敢做聲。寶釵素知他家規矩，凡做弟的怕哥哥，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。他想着：「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，何必多事，反生別了呢？況且我是正出，他是庶出，饒這樣看待，還有人背後談論，還禁得轄治了他？」更有個默意思存在心裏。你道是有何默意？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，親姊妹有元春、探春、叔伯的有迎春、惜春，親戚中又有史湘雲、林黛玉、薛寶釵等人，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，只鍾於女子。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。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，可有可無。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，因是聖人遺訓，不敢違忤，只得聽他幾句。所以弟兄之間，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，並不想自己是男子，須要爲子弟之表率。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，卻怕賈母，纔讓他

三分。——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，倒沒意思，便連忙替賈環掩飾。寶玉道：『大正月裏，哭什麼？這裏不好，到別處頑去。你天天念書，到念糊塗了？譬如這件東西不好，橫豎那一件好，就捨了這件，取那件，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，哭會子就好了？不成，你原來是取樂的，倒招的自己煩惱，還不快回去呢。』賈環聽了，只得回來。

趙姨娘見他這般，因問：『是那裏墊了蹄窩來了？』賈環便說：『同寶姐姐頑着來，驚兒欺負我，賴我的錢，寶玉哥哥攔我來了。』趙姨娘啐道：『誰叫你上高台盤去了？下流沒臉的東西，那裏頑不得？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！』正說着，可巧鳳姐在窗外過，都聽在耳內，便隔窗說道：『大正月裏，怎麼了？兄弟們小孩子家，一半點兒錯了，你只教導他，說這樣話做什麼？憑他怎麼去，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？就大口家啐他，他現是主子，不好橫豎有教訓他的人，與你什麼相干？環兄弟出來，跟我頑去。』賈環素日怕鳳姐，比怕王夫人更甚，聽見叫他，忙的出來。趙姨娘也不敢出聲。鳳姐向賈環說道：『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，時常說給你，要吃，要喝，要頑，要笑，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，就同那個頑，你總不聽我的話，反叫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，狐媚子霸道的，自己又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裏走。——安着壞心，還只怨人家偏心，輸了幾個錢，就這麼樣兒！』因問賈環：『你輸了多少錢？』賈環見問，只得諾諾的說道：『輸了一二百錢。』鳳姐道：『虧你還是爺們，輸了一二百錢，就這麼樣！』回頭叫：『豐兒，去取一串錢來。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，把他送了頑去。——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，我先打了你，再叫人告訴學裏，皮不渴了你的，爲你這不尊重，你哥哥恨得牙疼，不若我攔着，窩心脚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！』喝令：『去罷！』賈環諾諾的，跟了豐兒，得了錢，自己跑走了。就走了，還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，忽見人說：『史大姑娘來了。』寶玉聽了，抬身就走。寶釵已嚇來，我怕去，與

個一齊走，瞧瞧他去。」說着下了炕。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，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。見正值林黛玉在旁，因問寶玉在那裏來，寶玉便說：「在寶姐姐家來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我住，不然，早就飛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許同你頑，替你解悶兒，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，就說好沒意思的話，去不去，管我什麼事？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——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？」說着便賭氣去了。寶玉忙跟了來問道：「好好的，又生氣了？就是我說錯句話，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。又自己來納悶？」黛玉道：「你管我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自然不敢管你，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作踐了我的身子，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寶玉道：「何苦來？大正月裏，「死了活了」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偏要說死！我這會就死，你怕死，你長命百歲的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要像只管這樣的鬧，我還怕死呢！倒不如死了乾淨。」黛玉忙道：「正是了，要是這樣鬧，不如死了乾淨！」寶玉道：「我說自家死了乾淨，別錯聽了話，賴人。」正說着，寶釵走來說：「史大妹妹等你呢。」說着便推寶玉走了。這裏黛玉越發生氣，悶向窗前流淚。沒兩盞茶時，寶玉仍來了，黛玉見了，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。寶玉見了這樣，知難挽回，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。不料自己未張口，只聽黛玉先說道：「你又來作什麼？死活憑我去罷了！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，要比你又會念，又會作，又會寫，又會說會笑——又怕你生氣，拉了你去，你又來作什麼？」寶玉聽了，忙上前悄悄的說道：「你這個明白人，難道「親不間疎，後不僭先」也不知道？我雖糊塗，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，「唔門」是姑舅姊妹，寶姐姐是兩姨姊妹，論親戚，他比你疎；第二件，你先來，咱們兩個一桌吃，一牀睡，自小兒一處長大的，他是纔來的，豈有個爲他疎你的？」黛玉啞道：「我難道叫你疎他？我成了什麼人了？我爲的是我的心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爲的是我的心。難道你就知道你的心，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」黛玉聽

了，低頭不語。半日，說道：『你只怨人行動噴怪了你，你再不知道你自己嘔人難受！就拿今日天氣比，分明兒冷些，怎麼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？』寶玉笑道：『何嘗不穿着？見你一惱，我一暴躁就脫了。』黛玉歎道：『回來傷了風，又該餓着吵吃的了！』

二人正說着，只見湘雲走來，笑道：『「愛哥哥」！林姐姐！你們天天一處頑，我好容易來了，也不理我！理兒！』黛玉笑道：『偏是咬舌子愛說話，連個「二哥哥」也叫不上來，只是「愛哥哥」！「愛哥哥」的。回來趕圍棋兒，又該你鬧「么愛三」了！』寶玉笑道：『你學慣了，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。』湘雲道：『他再不放人一點兒，專挑人的不是。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。我指出一個人來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』黛玉便問是誰。湘雲道：『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，就算你是個好的。』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『我當是誰。原來是他，我那裏敢挑他呢？』寶玉不等說完，忙用話分開。湘雲笑道：『這一輩子，我自然比不上你，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，時時刻刻，你可聽「愛呀厄」的去阿彌陀佛！那時纔現在我眼裏呢！』說的衆人大笑，湘雲忙回身跑了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就走還
林妹妹是了
已歸來我柏去與

第二十二回 寶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

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，怕林黛玉趕上，寶玉在後忙說：『仔細絆倒了，那裏就趕上。』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，笑道：『饒他這一遭兒罷！』林黛玉拉着手說道：『我要饒了雲兒，再不。』湘雲見寶玉攔門，料黛玉不能出來，便立住腳笑道：『好姐姐！饒我這遭兒罷！』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，也笑道：『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，都丟開手罷！』黛玉道：『我不依，你們是一氣的，都戲弄我不成！』寶玉勸道：『誰敢戲弄你？你不打趣他，他焉敢說你？』四人正難分解，有人來請吃飯，方往前邊來。那天已掌燈時分，王夫人、李紈、鳳姐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等，都往賈母這邊來。大家閒話了一回，各自歸寢。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寶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已二更多時，襲人來催了幾次，方回自己房中來睡。

次早，天方明時，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，却不見紫鵲、翠縷二人，只是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。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，安穩合目而睡。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，拖於枕畔，被只齊胸，一彎雪白的膀子，露於被外，又帶着兩個金鐲子。寶玉見了，歎道：『睡着還是不老實，回來風吹了，又嚷肩窩疼了！』一面說，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。林黛玉早已醒了，覺得有人，就猜着定是寶玉，因翻身一看，果不出所料，因說道：『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？』寶玉說：『這早晚還早呢？你起來瞧瞧。』黛玉道：『你先出去，讓我們起來。』寶玉出至外間，黛玉起來，叫醒湘雲，二人都穿了衣裳。寶玉復又進來，坐在鏡台旁邊，只見紫鵲、翠縷進來伏侍梳洗。湘雲洗了臉，翠縷便拿殘水要潑。寶玉道：『站着，我趁勢洗了，就完了，省得又過去費事。』說着，便走過來，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。寶玉道：『這盆裏就不少，不用搓了。』再洗了兩把，便要手巾。翠縷道：『

還是這個毛病兒！多早晚纔改呢？」寶玉也不理他，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，漱了口。完畢，見湘雲已梳完了頭，便走過來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替我梳梳呢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可不能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如今我忘了，怎麼梳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橫豎我不出門，又不戴冠子，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。」說着，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。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，一一篦戴。在家不戴冠子，並不總角，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，往頂心髮上歸了總，編一根大辮，紅繩結住，自髮頂至辮梢，一路四顆珍珠，下面有金墜脚。湘雲一面編着，一面說道：「這珠子只三顆了，這一顆不是的，我記得是一樣的，怎樣少了一顆？」寶玉道：「丟了一顆。」湘雲道：「必定是外頭丟了，掉下來，不防被人揀了去，倒便宜他。」黛玉旁邊冷笑道：「也不知是真丟了，也不知是給了人，鑲什麼戴去了？」寶玉不答。因鏡台兩邊都是妝奩等物，順手拿起來賞玩，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，意欲往口邊送，又怕湘雲說。正猶豫間，湘雲在身後看見，伸手過來，拍的一下，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，說道：「不長進的毛病兒，多早晚纔改呢？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襲人進來，見這光景，知是梳洗過了，只得回來自己梳洗。忽見寶釵走來，因問：「寶兄弟那裏去了？」襲人冷笑道：「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？」寶釵聽說，心中明白，又聽襲人歎道：「姊妹們和氣，也有個分寸禮節，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，憑人怎麼勸，都是耳旁風。」寶釵聽了，心中暗忖道：「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，聽他說話，倒有些見識。」寶釵便在炕上坐下，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。又聽了就走，還察其言語志量，深可敬愛。

一時寶玉來了，寶釵方出去。寶玉便問襲人道：「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，已將來我怕去，與問一聲不答。再問時，襲人方道：『你問我麼？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？』」寶玉聽了這話，已將來我怕去，與

日可比，便笑道：『怎麼又動了真氣了？』襲人冷笑道：『我那裏敢動氣？只是你從今別人伏侍你，再不必支使我！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！』一面說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深爲詫異，禁不住趕來勸慰。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。寶玉沒了主意，因見麝月進來，便問了。麝月道：『我知道麼？問你自己便明白了。』寶玉聽了，呆了一回，自覺無趣，便起身嘆道：『不理也睡去！』說着，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牀上睡下。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，微微的打躬，料他睡着，便起來拿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。只聽得一聲響，寶玉便掀過去，仍合目裝睡。襲人明知其意，便點頭冷笑道：『你也不用生氣。從此後，我也只當啞了，再不說你一聲何如？』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：『我又怎麼了？你又勸我，你勸也罷了，剛纔又沒勸我，一進來你就不理我，賭氣睡了，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麼？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——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？』襲人道：『你心裏還不明白，還等我說呢！』正鬧着，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，方往前邊來，胡亂吃了一碗飯，仍回至自己房中。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，麝月在旁抹骨牌。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，一並連麝月也不理，揭起軟簾，自往裏間來。麝月只得跟進來。寶玉便推他出去，說：『不敢驚動你們。』麝月只得笑着出來，喚兩個小丫頭進來。

寶玉拿了一本書，歪着看了半天，因要茶，抬頭只見兩個丫頭在地下站着，一個大些的，生得十分清秀，寶玉便問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那丫頭答道：『叫蕙香。』寶玉又問：『是誰起的這個名字？』蕙香道：『我原叫芸香，是花大姐改的。』寶玉道：『正經該叫「晦氣」罷咧！什麼「蕙香」呢！』又問：『你姊妹幾個？』蕙香道：『四個。』寶玉道：『你第幾個？』蕙香道：『第四。』寶玉道：『明日就叫「四兒」，不必什麼「蕙香蘭氣」的；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！』一面說，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。襲人和麝月在外間

聽了半日，抿嘴兒笑。

這一日，寶玉也不出房門，自己悶悶的，只不過拿書解悶，或弄筆墨，也不使喚家人，只叫四兒答應。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，見寶玉用他，他更變盡方法，籠絡寶玉。至晚飯後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，眼饒耳熱之餘，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，今日卻冷清清的，一人對燈，好沒興趣。待要趁了他們去，又怕他們得了意，以後越來勸了，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，鎮嚇他們，似乎無情太甚，說不得橫了心，只當他們死了，橫豎自家也要過的。如此一想，卻倒毫無牽掛，反能怡然自悅。因命四兒剪燭烹茶，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，至外篇胠篋一則，其文曰：

「……故絕聖棄智，大盜乃止；擯玉毀珠，小盜不起；焚符破璽，而民朴鄙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殫殘天下之聖法，而民始可與議論；天擯亂六律，鑠絕竽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；滅文章，散五彩，膠離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；毀絕鈎繩，而棄規矩，攬工垂之指，而天下始人舍其巧矣……」

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着酒興不極，提筆續曰：

「焚花散麝，而閨閣始人舍其勸矣；戕寶釵之仙姿，灰黛玉之靈竅，喪滅情意，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。彼舍其勸，則無參商之虞矣；戕其仙姿，無戀愛之心矣；灰其靈竅，無才思之情矣。……」

敘『玉』『花』『麝』者，皆張其羅而遷其穴，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。

續畢，擲筆就寢。頭剛着枕，便忽然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之，直至天明方醒，翻身看時，

金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，便推他說道：『起來好生睡着，看凍了！』

已將來我柏去與

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廝鬧，若真勸他，料不能改；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之了，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，自己反不得主意，直一夜沒好生睡，今忽見寶玉如此，料性不睬他。寶玉見他不應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剛解開了鈕子，被襲人將手推開，又自扣了寶玉的手，笑道：『你到底怎麼了？』連問幾聲，襲人睜眼說道：『我也不怎麼，你睡醒了，你自過那邊房裏去，再遲了，就趕不上了。』寶玉道：『我過那裏去？』襲人冷笑道：『你問我，我知道麼？你愛那裏去，就過那裏去！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，省得雞爭鵝鬥，叫別人笑。』橫豎那邊膩了過來，這邊又有個什麼「四兒五兒」伏侍我們這東西，可是「白玷辱了好名好姓」的。寶玉笑道：『你今兒還記得呢？』襲人道：『一百年還記着呢！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，夜裏說了，早起就忘了。』寶玉見他嬌嗔滿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，一跌兩段，說道：『我再不聽你說，就同這簪一樣。』襲人忙的拾了簪子，說道：『大清早起，這是何苦來！聽不聽，什麼要緊，也值得這個樣子。』寶玉道：『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。』襲人笑道：『你也知道着急麼？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。』說着，二人方起來梳洗。

寶玉往上房去後，誰知黛玉走來，道：『寶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書籍，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，看見寶玉所續之處，不覺又氣，又笑，不禁也提起筆來續一絕云：』

『無端弄筆是何人，勸襲南華莊子文。
不悔自家無見識，却將醜語詆他人。』

題畢，也往上房來見賈母，後往王夫人處來。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，正亂着請大夫診脈，大夫說：『替夫人奶奶們道喜，姐兒發熱是見喜了，並非別症。』王夫人、鳳姐聽了，忙遣人問：『可好不好？』大夫道：『

症雖險，却順，倒還不妨；預備桑蟲，豬尾要緊！鳳姐聽了，登時忙將起來。一面打掃房屋，供奉痘疹娘娘；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，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，與賈璉隔房，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。外面又掃淨室，款留兩位醫生，輪流斟酌，診脈下藥。十二日不放家去。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。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

那賈璉只離了鳳姐，便要尋事，獨寢了兩夜，十分難熬，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。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，破爛酒頭廚子，名喚多官，人見他懦弱無用，都喚他作多渾蟲。個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，今年方二十歲，也有幾分人材，又兼生性輕薄，最喜拈花惹草，多渾蟲又不理論，只是有酒有肉，有錢便諸事不管了，所以甯榮二府之人，都得入手。因這媳婦妖嬈異常，輕浮無比，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。如今賈璉在外熬煎，往日也見過這媳婦，垂涎久了，只是內懼嬌妻，外懼變童，不曾下得手。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，只恨沒空。今門賈璉挪在外書房來，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，招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，內不得和心，腹小廝們計議，多以金帛相許，焉有不允之理？况都和這媳婦是舊交，一說便成。是夜，多渾蟲醉倒在炕，二鼓人定，賈璉便溜進來相會。一見面，早已神魂失據，也不及情談款敘，便寬衣動作起來。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，一經男子挨身，便徧體筋骨癱軟，使男子知臥綿上，更兼淫態浪言，壓倒娼妓。賈璉此時，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。那媳婦故作浪語，在下說道：『你家女兒出花兒，供着娘娘，你也該忌兩日，倒爲我懺了身子，快難！這裏罷！』賈璉一面大動，一面喘吁吁答道：『你就是娘娘，那裏還有什麼娘娘？』那媳婦聽了，就走還禁醜態畢露。一時事畢，兩個又盟山誓海，難捨難分。自此後，遂成相契。

一日，大姐毒盡癰回，十二日後，送了娘娘，合家祭天地，祀祖宗，還願，焚香，慶賀，放賞已畢，來我柏文去，與

臥室。見了鳳姐，正是俗話云：「新婚不如遠別。」更有無限恩愛，自不必細說。

次日早起，鳳姐往房裏去後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鋪蓋，不承望枕套中抖出，意忙藏在袖內，便走至這邊房內，拿出頭髮來，向賈璉笑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賈璉一見，連忙便跑，被賈璉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，從手中奪口內，笑道：「小蹄子，你不趁早拿出來，我把你膀子攔折了！」平兒笑道：「你是沒良心的，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，你倒賭很等他回來，我告訴了，看你怎麼樣！」賈璉聽說，忙陪笑央求道：「好人，你賞我罷，我再不敢賭很了！」一語未了，只聽鳳姐聲音進來，賈璉聽見，鬆了不是，搶又不敢，只是叫：「好人，別叫他知道！」平兒纔起身，鳳姐已走進來，命平兒快開匣子，替太太找樣子。平兒忙答應了。

找時，鳳姐見了賈璉，忽然想起來，便問平兒：「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收進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可少什麼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細細查了，並沒少一件兒。」鳳姐又道：「可多什麼沒有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不少就罷了，怎麼還有得多出來？」鳳姐又笑道：「這半個月，難保乾淨，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，戒指、汗巾等物——亦未可定。」——一席話說的，賈璉臉都黃了，在鳳姐身後，只望着平兒，揚手抹

脖子，使眼色求他遮蓋。平兒只作不見，因笑道：「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？我就怕有這麼的留神搜了一搜，竟一點破綻也沒有。奶奶不信，親自搜一搜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傻丫頭，他便有這些東西，那裏就叫我們搜着？」說着，拿了樣子去了。

平兒指着鼻子，搖着頭兒笑道：「這件事，你該怎樣謝我呢？」喜得賈璉身癢難撓，跑過來攙着，「心肝兒肉兒」亂叫。平兒手裏拿着頭髮，笑道：「這是一輩子把柄兒，好就好，不好，咱們就抖出這個來。」賈璉

笑着央告道：「你好生收着罷！千萬可別叫他知道！」口裏說着，却不提防，一把便搶過來，笑道：「你拿着終是禍胎，不如我燒了，就完了事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藏在靴掖子內。平兒咬牙道：「沒良心！」過了河兒，就拆橋，「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！」賈璉見他嬌俏動情，便攬着求歡。平兒奪手跑了出來，急得賈璉變着腰恨道：「死促狹！小娼婦兒！一定浪上人的火來，他又跑了！」平兒在牕外笑道：「我浪我的，誰叫你動火？難道圖你受用，叫他知道了，又不肯貸我呀！」賈璉道：「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來，把這錯罐子打個稀爛，他纔認得我呢！他防我像防賊似的，只許他同男子說話，不許我和女人說話，略近些，他就疑惑，他不論小叔子，姪兒大的，小的，說說笑笑，就不怕我吃醋了？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！」平兒道：「他防你使得，你防他使不得？他原行的正，走的正，你行動便有壞心，連我也不放心，別說他！」賈璉道：「你兩個一口賊氣，都是你們行的，是我凡行動，都存壞心！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裏呢！」

一句未了，鳳姐走過院來，因見平兒在牕外，便問道：「要說話，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，隔着牕子是什麼意思？」賈璉在內接嘴道：「你可問他，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！」平兒道：「屋裏一個人沒有，我在他跟前作什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正是沒人纔好呢！」平兒聽說，便道：「這話是說我麼？」鳳姐便笑道：「不說你說誰？」平兒道：「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！」說着，也不打簾子，一徑往那邊去了。鳳姐自掀簾子進來，說道：「平兒丫頭瘋魔了！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！仔細你的皮要緊！」賈璉聽了，倒在炕上拍手笑道：「我就知道！」平兒這般利害，從此倒伏了他了！」鳳姐道：「都是你慣的他！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！」賈璉聽了，就走。兩個不睦，又拿我來墊蹄兒！我躲開你們！」鳳姐說：「我看你躲到那裏去！」賈璉道：「我將來我怕他去，與鳳姐道：「你別走，我有話和你說呢！」

紅樓夢

第二十二回

賢慧人嬌嗔戲寶玉

情不平兒軟語救賈璉

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五

四